执行主编:刘琳佳 责任编辑:王冰莹 电话:(0451)84612165 E-mail:lnrbwangbingying@163.com



立冬藏暖意 芦花忆旧年

秋风收尽,时序迈入立冬。这是秋与冬交接的节点,万物渐入收藏,人间备衣、包饺子、补冬问安,在烟火细碎里接住寒意。废黄河滩曾是芦花胜处,漫天如雪的芦花,织进乡亲旧日生活,填茅窝、编门帘、铺暖床,托举一冬安稳。如今滩涂换新貌,芦花盛景沉入记忆。节令流转依旧,立冬的暖意,一半在当下烟火,一半在随风远去的芦花乡愁里。

冬从此处起

“立冬”两个字,读起来有一种站定的意思。秋风赶了很远的路,到这里,终于有人替它落下一笔冬天开始的印记。

窗外未必已有冬天的模样。树上还留着黄叶,午后的阳光照进屋子,坐久了,背上仍暖。傍晚出门,却要折回来添一件衣服。秋与冬的交接,原来有这样一段犹疑的时光:日历先翻过去,草木和人,还在慢慢适应。

立冬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九个节气,也是冬季的第一个节气。“立”是开始,古人又以“终”解释“冬”,取一年劳作渐近收尾、作物入仓收藏之意。春天埋下的种子,经过夏长秋收,此时终于可以离开田野,安放在粮囤里。冬天的开端,便有了收束的意味。

想到这里,再看一个“藏”字,就觉得有分量。粮食要藏,种子要留,晒干的蔬菜要装进袋子,厚衣裳也该从箱底取出来。那些日后抵御风雪的东西,都需要趁着天色尚好,一件件预备。

古人看重立冬,将它与立春、立夏、立秋并称“四立”。从迎冬到贺冬,节令曾有郑重的礼仪。清代《清嘉录》记载的“拜冬”风俗中,人们更换衣裳,拜贺尊长,彼此往来作揖。想来颇有人情味:一年将尽,天气转寒,先到亲近的人那走一走,问一问起居。如今许多礼数渐渐简省,一句“该添衣了”,仍保留着拜冬的几分心意。

冬天也总要从厨房里开始。北方立冬吃饺子。南方立冬时节,一些地方以鸡鸭鱼肉“补冬”;台湾一些地方的姜母鸭、羊肉炉,也在此时迎来热闹。

不过,冬日的滋味,并不全靠丰盛。陆游《立冬日作》里写:“室小财容膝,墙低仅及肩。方过授衣月,又遇始裘天。”小屋、低墙,刚过添衣的时候,又到了穿厚衣的天气。句子平实,读着却能看见一个人在屋里收拾衣物的身影。我们与古人的生活隔得很远,到了翻箱找衣、临睡添被的时候,又仿佛离得很近。

我尤其留意其中的“又”字。岁时轮转,有时快得叫人吃惊。去年冬衣袖口的褶皱还在,今年便又穿上身;口袋里摸出一张旧纸片,才记起上一个冬天,自己曾去过哪里,惦念过什么。

诗里的冬天,也未必总是肃杀的。读到“始裘天”,想到的是衣服;走进厨房,看见灶火,想到的便是饭。那些宏大的时序,最终都要落到人的身体上:手凉不凉,夜里睡得暖不暖,奔忙了一天,能否吃上一口热的。

立冬的文化,或许正藏在这些具体的安排里。迎冬,是承认天气变了;收藏,是为往后的日子留些余地;拜冬与补冬,则让人记得,寒意到来时,还应照料彼此。

夜深,厨房收拾好了,留一碗饺子给晚归的人。碗上扣着盘子,醋和蒜放在旁边。门响时,屋里的人隔着房门说一声:“锅里还有热水。”冬天便这样走进了家门。

[上海] 王晓倩

山河次第入冬来

翻到仇远的立冬诗,“细雨生寒未有霜”,忽然意识到,我们惯常以为的立冬,是一声统一的号令,仿佛到了日子,天地便一同落进冬天。其实不然,我国国土太辽阔了,冬天也从不会踩着同一个钟点抵达人间。

冬天最先落脚在北疆。漠河与大兴安岭一带,九月上旬就裹进漫长冬日。秋风还没来得及把南方的树叶染透,那里已经凝霜封枝,早早就守着清寒。长江流域要慢很多,总要等到小雪前后,冬意才稳稳落下来。再往南,武夷山、南岭北坡,要拖到十二月初,才会撞见冬天的影子。而华南沿海终年无冬,青藏高原长寒不暑,四季的边界,在这里模糊了。同一个立冬,有人在寒风里拢紧衣领,有人檐下依旧草木葱茏。

立冬之后,北方冷空气势力渐强,常常一路向南奔走,掀起大风降温,雨雪随之而来,寒潮多在十一月频繁到访。冷暖骤然翻转的时候,最容易扰了人的起居,也牵动田间的作物。多数地方雨水渐渐收住,空气一天天干爽起来,高原雪山的融水停下脚步。华北偶尔飘起初雪,薄薄一层,落在还没完全收尽的田埂上。

从前读节气,总把它当成一句整齐的口诀,以为万物同步,循规而动。走得多了才懂,节气从来不是一刀切的刻度。它是一条缓缓铺开的长卷,风一程,寒一程,从北向南,慢慢浸染。

山河辽阔,冬有先后。时序本来就有快慢,冷暖各有归宿。我们守着脚下这一方天地的寒意,也知道千里之外,还有地方日光温软。季节从容赶路,一步一步,把冬天送到每一处山川与村落。

胡晓峰

迎接冬天

杨丽丽

此刻,每一片树叶
都完成了使命
她们慢慢落下来
像一只只起舞的蝴蝶
用鲜红、用金黄、用深褐
用全部的热情
迎接冬天的到来
时光呼啸而过
卷走春天的明媚
卷走夏天的繁华
也卷走秋天的绚烂
山已寒水已瘦
沉默无言的雪花
蜷缩在节气背后
等待冷冽的北风
推开冬天的门扉

芦花白 岁月暖

初冬时节,蜿蜒的废黄河两岸冷风萧瑟,百里河滩上的芦苇在明晃晃的阳光下随风摇曳,波浪起伏中一根根芦苇相互拍打着发出哗啦啦的声响。芦苇的梢头上,一支支芦花经过阳光雨露的浸染以及季节的洗练,由原先的青灰色变为了灰白色,蓬松、柔软的芦花在枝头摇摆好像一面面旗帜随风飘扬。

每年到了这个季节,我便会想起老家河滩上的芦花。家门前的废黄河上游连着洪泽湖,下游通往黄海。两岸的芦苇依水而生,春夏时茂密青翠,似绿色屏障绵亘在水边。秋冬时,废黄河水枯竭露出河床,两岸连绵数千亩的芦花纷纷扬扬、如雪似雾,蔚为壮观,不仅装点了乡村的秋色,更温暖了乡亲们的岁月。

父亲每年都用芦花夹杂着细芦柴编织门帘。冬季西北风怒吼,风刮进草屋不光寒冷,有时还带进来裹挟着的沙尘,有芦花门帘挡着,风吹不着、雨打不进去。每到晌午烧饭时,草屋锅灶里的热气透过门帘的缝隙袅袅地钻出屋外,飘溢着柴火燃烧的焦香与饭菜的浓郁气息,将温暖的烟火气传递到村庄的每一个角落。

现在老家的土地大部“流转”,每到十月,废黄河两岸水稻田间一片金黄、果园里果香四溢、鱼塘里鱼虾欢跃,“芦花千里雪漫漫”“芦花风起似杨花”已成为乡亲们记忆中的景象了。 董青春

主管主办: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 社址: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2号 邮编:150010 2026全年订价:228元 月订价:19元 零售价:0.70元